

在新加坡“打的”

叶永烈

几年前曾经到新加坡旅游,走马观花,算是从“面”上了解。今年7月,我住在新加坡友人家中,算是下马看花,从“点”上深入了解新加坡。

友人家在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街乌节路附近一幢20多层的公寓楼。由于她不是新加坡公民,不能购买政府提供的价格适中的“组屋”,而只能租公寓楼。她家100平方米,两房一厅两卫,每月租金6000元新币,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。我问她,如果买下来要多少钱?她说,300万元新币,相当于1500万元人民币。

在我看来,买得起或者租得起这样高价公寓的人,似乎不会去乘坐地铁、公共汽车,绝大多数会拥有私家车。我的友人此前在美国等地方,她都曾拥有私家车。可到了新加坡,却没有买私家车。我问她为何?她摇头。她说原因是新加坡的进口轿车太贵了。新加坡地小人多,外来人口又很多,按照新加坡的收入,家家户户都有能力购置私家车。这么多的车一上路,新加坡就成了一座“堵城”。正因为这样,新加坡政府提倡公共交通,严格限制私家车。其中的措施之一,就是加重轿车的进口税,使车价涨了几倍。比如新加坡宝马轿车的价格比美国高6倍。此外,新加坡还采取类似于上海高价购置车牌的政策,而且比上海更严厉,新加坡要通过竞拍获得“拥车证”,目前已经涨到8万元新币,即40万元人民币,使用时间只有10年。到期之后,还得重新竞拍“拥车证”,轿车方能上路,所以新加坡平均每25人才拥有一辆轿车。

由于她家没有私家车,我在新加坡乘坐地铁、公共汽车,也曾多次“打的”——新加坡叫出租车为“德士”。新加坡出租车的起步价为3.2元新币,相当于16元人民币,而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为14元人民币,大致相当。不过,新加坡的车费要加17%的消费税。我从乌节路到樟宜国际机场,约15公里,车费20元新币,相当于100元人民币。应当说,跟当地物价相比,新加坡出租车的车费,还不算很贵。

然而我的友人告诉我,从乌节路到樟宜国际机场是“出城”,即离开市中心,出租车价格不贵。从樟宜国际机场到乌节路是“进城”,那就要贵许多。为什么同样的路程,方向不同,价格相差很大呢?经她指点,我才注意到在市中心交通要道路口,建有“II”状“牌坊”,上面横写“ERP”三个字。“ERP”,即Electronic Road Pricing的缩写,即

下班了,我和几个同事相约去钓鱼。含山虽然是座小县城,城里城外河塘却不少。如果去城南得胜河,从我们公司骑车要花半小时。我们便选择公司往东,那里有一座水塘,呈圆形,周围树枝婆娑。水塘北面是一家公司,南面是农宅,东西塘岸丈许宽,四五十米长,几乎被人种满了各种蔬菜。在这里钓鱼,即使夏日,看看周围绿油油的景色,心里也会感到丝丝清凉。不远处一位老太太正从塘里舀水一勺勺往菜地泼洒。不知不觉夕阳的嫣红光彩渐渐从塘里散去,树木间,鸟的叫声显出疲态,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了,没有收获的我们决定收竿,调换阵地。

公司西面有一条河浜,这里比较热闹,因为河的一边是住宅区,一些吃过晚饭的居民,喜欢沿着河岸的绿化带走路锻炼,时常有好奇者凑过来看钓鱼者的收获,再议论几句。立桥上站满了垂钓的人,过桥时我看见一只红色塑料盆里放着两条鲫鱼,鱼脊闪着青亮色,有三、四指宽,显得厚实。钓鱼者是位中年汉子,他把鱼钩放在水草间,握着鱼竿在一巴掌宽的水面不停抖动,这种钓法是不习惯的。我们选择在河岸上钓,这里垂钓,能钓到些小鲫鱼。不多时,我钓上了一只螺蛳,这只贪吃的螺蛳被我钓起时,红蚯蚓被暗褐的椭圆形厣紧压着,这也是我能钓上它的原因。我没能在這條河浜里钓到小鲫鱼,就不得不佩服人家的钓鱼技术。

钓鱼者喜静,通常我和同事默默注视着水面上各自的浮漂,只有当鱼竿腾起之时,大家的目光才会空中聚焦,不管有鱼或没鱼,小鱼或大点的鱼,都会评论几句。

差不多一年了,有时结伴而去,有时独自一人,在水塘或者河畔,消磨落日时光。看鱼儿上钩,自然欣喜;倘若白来一趟,也不懊悔。白天工作,已经劳神;傍晚时出来钓鱼,是换心情,进入一种悠然的境界。



摆姿势

刘鹏

电子道路收费系统。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市中心建立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国家。在高峰时段,汽车进入市中心,从ERP“牌坊”下经过,就会被自动收取费用。不同的车辆收费不同。我看到ERP“牌坊”上方显示,轿车收2元新币,相当于10元人民币;大巴土收3元新币,相当于15元人民币。新加坡采取这样的措施,限制车辆进入市中心。由于市中心住宅昂贵,很多人通常住在市中心之外,每天驾驶私家车进市中心上班,过一个路口收一次费,累计费用相当可观。新加坡政府就用这样的措施限制私家车。

我看到出租车挡风玻璃下方,有一个方匣子,那叫“IU”,即带现金卡的车载读卡器。出租车从ERP“牌坊”下经过,ERP自动从“IU”中收费,而出租车则把费用加在乘客的车费之中。所以我住在市中心



拆黄佩玲

有人说秋天是诗画的季节。看那秋天,溪水清澈,波光激滟,山清水秀。稻谷泛金,葡萄溢紫。枫叶红似火,芦苇白若雪。大自然以大手笔,大气派,写就韵味无穷的诗章,绘出色彩鲜艳的画卷。

我说秋是吃的季节。走出城市,走进山乡。你会看到红红的柿子挂在枝头,摘下一棵软柿子,甜到心里,那边树上鲜的秋梨,吃一只,美在心里。山坡上很多苹果树,摘下一袋你随便吃。如果你的家在乡村那更好,到田里掰几个鲜玉米,放在锅里用小火慢慢地煮,记住,要用农家的灶台,用柴火烧,那样烧出的玉米又香又甜。有时间的话,你带上小儿,到地里挖一些红薯,在院子的中间架一堆柴火,等柴火烧成木炭灰时,你把红薯埋在柴火灰里,等上十几分钟,闻见红薯的香味,再挑出来,吹吹上面的灰,剥开皮,呀,真香。你还可以帮家里到秋田里,把成熟的花生挖回来,你抢先抓下来一大把,还是一个大南瓜。回到家后,我用柴火生起火,在锅里放上玉米,南瓜,红薯,鲜枣,几十分钟后,熟了,满院都飘着秋的香味。母亲吃着锅里的食物,说:“这秋,真好。”

吃是秋天的一大美事,因为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城里的秋天,摆在街头,一盆盆鲜花装点城市,在城市里寻吃,就不要去酒店了,因为酒店太贵。秋天的吃,以吃螃蟹为最隆重之事。买回一些清水大闸蟹,邀上两三个好友。煮螃蟹要捆扎,不然肉质就松了。蘸吃的作料,无非就是姜、糖、醋、酱油这几样合成,姜末要细,但又不是姜泥,用白糖先渍一下,再加入老陈醋,调匀后,再倒些酱油,酱油不能多,否则会杀掉蟹味。味精更是不能放。在欢声笑语中,一大锅螃蟹被消灭光了。

报摊的老徐是熟人,望着我手中的伞要修,他说,一旁便是67岁的许师傅修伞点,每天下午3点钟来,蛮准时的,有次为赶时间,跌了跟头,如今右胸还贴着伤膏药呢。

这里是小区北面的进出口内侧。翌日下午3点还差几分钟,我到时,许师傅已将载着工具和材料的自行车架在那里,在绿化深处的老地方,找出那把他专用的竹扫帚,将工作场地清扫干净,坐下干活。他坐的凳子,是一块放在水泥墩边沿上的小木板。水泥墩一对,置于这进出口的两边,墩的正中竖插着旗杆般的东西,专为挂横幅用的,小区特色。

在我之前,已有两人在等许师傅了。他是安徽巢湖人,来这个城市已30多年。原在一家制伞厂做工。艺高腰杆硬,那年不知为点啥,他与厂方一次算清,拿了2万元,走人,乐颠颠地,定时定点在一些社区修伞。质优,价廉,诚

给土地治“癌”

张帮俊

疏瘦弱。这种现象就是“石漠化”,它被称为“土地癌症”。“石漠化”是指在我国贵州等喀斯特地貌区,受烧山伐林、开垦荒坡等人为活动干扰,地表植被遭受破坏,水土严重流失,溶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象。对于外地旅行客来说,石漠可能是一种难得一见的风景。而对于出生和居住在石漠里的人,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。石漠化地区,贫困和石头纠缠在一起。人们为了争夺一分半亩田,不得不在石头缝巴掌大的地块里精耕细作。有人戏称这里是“乱石沓见地,牛都进不去。春耕一大坡,秋收小几筐。”

要想治愈土地“癌症”,还得在这个石头上想办法。有些地方将石头从土壤中挖出来,垒成一道道堤墙,变废为宝;另外就是想办法保住水土,那么就得多种树,多种草,实行“坡改梯”,修建有小型水利水保设施,使生态的修复能力增强,这样才能将石头山变良田。同时,为了增加农民收入,大面积种植牧草、花椒、砂仁等果林。任豆树是绿化石山的优良速生树种,它们发达的根系像一块块大海绵,牢牢地把水分控制住,它的木材还是家具制造和交通运输的优质用材。专家说:“只有石漠化地区的山地全部覆盖了森林植被,危害才能逐步减轻。”相信,不久的将来,这里将不再是“穷山恶水”而是“山清水秀”!

信,生意一直不错。许师傅的老伴在老家务农,顺带照顾3个女儿家庭。没后顾之忧,许师傅自己在这几住着每月租金350元的陋室,修伞时放着随身带的收音机,定格无锡台频

支撑

言子清

率,全身心融入这个宜居城市了。百姓说,让许师傅修伞,是看“专家门诊”。我外出时没风雨意识,那天走出市图书馆时遇雨,朋友借给我折叠伞,伞收拢时被我弄坏了,现在被逼上街来修。许师傅给我修伞时,报摊的老徐走来,对许师傅说:“他用惯弯把老式伞,这把折叠伞是借来的,一定要修得漂亮点。”有个买报的年轻人,匆匆在老徐的报摊径自拿了份固定的报纸后凑过来,打趣地说:“过去戴望舒先生用的是油纸伞,在《雨巷》

里走都不会坏,还‘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’呢;现在的折叠伞怎么会弱不禁风啊?”老徐轻轻地在年轻人的背上打了一下:“小家伙净说调皮话。”许师傅笑着对年轻人说:“那么,我考考你:这伞面靠什么支撑?”年轻人昂着头说:“钢条七根。伞是七角形的嘛。”“不对,”老许将坏伞打开,说,“细细看吧,伞面一共由三十五根钢条、钢丝加一根把柄支撑。如果其中某个节点坏了,伞会瘫痪。增加折叠功能的同时增加了伞的娇气。”

许师傅将我的伞察看一番后,对我说:“你明天下午3点钟来拿伞。”我说:“你先给别人修,我在此等候吧。”许师傅说:“你伞断了的这种型号钢丝手头没有,要带回家里修。”年轻人说:“你那么多钢丝,找根代用不就行了。”

“不,”许师傅说,“输血必须用同一血型,伞的零件还是同一品牌好。”这时,许师傅是蹲着的,他的“凳子”让给一位来修伞的老年女士坐了。由支撑伞面的零件,我想到了支撑许师傅信誉的是什么……

以前曾听说某某作家书被“断章取义”移文窃字,最后通过法律途径来讨一个说法。笔者每每听到这类剽窃之事总感觉离我很遥远,也许是隔岸观火,没有切肤之痛。没想到,类似的事今天竟然发生在我身上。前几天,闲暇之余,偶尔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了一下,发现自己一部于1997年创作出版的描写另类爱情的诗集“人性的爱魂”(整部书)在没有得到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挂在两个知名商业网站上,以电子书的形式在“叫卖”,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书中的作者竟然不是我,被换成了“周某某”,我以前只听说剽窃他人书中章节,从没听说整部书换一个原作者的名字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其中一网站在外卖电子书的网页下方还留有一行醒目的文字:“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!”这究竟是谁在侵权谁啊?又是谁要追究呢?

其实,2000年“人性的爱魂”我曾节选了近十首诗早已挂在“榕树下文学网站”上;同年,该诗集同时挂在“蒲公英诗歌网站”上;2004年整部诗集授权于“中文在线”文学网站上刊登,其后此诗以组诗的形式在“上海诗人”诗刊上也刊登过。我几努力,最后两个知名商业网站将该书和周某某作者名从主页上撤了下来,但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赔偿说法。

无独有偶,我后来在“百度”打上自己的诗句:“有一些反叛的故事/只能在青灯下编导、延伸……/我们在白骨堆中长眠修身/修一个女人的爱/修一个男人的魂/修一座相爱的坟墓/坟墓上飞满了花蝴蝶/因为垒石上有一束永不凋谢的红玫瑰……”。“百度”后一显示,屏幕上竟然跳出近百条由他人引用编进各自属于他(她)们的诗歌中公开发表。

也许是我孤陋寡闻,在当今数字信息时代,转抄文字是否属一种正常现象,抑或是抄录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对他入作品中的意境产生共鸣,随即成为自己思想并将其作品一字不漏地编入自己的作品。事后,我在思忖,无论是整部书被更换作者名字,还是章节被他人转抄,其原创者还在世能发现讨一个说法,如一旦原创者离开了人世,没有当事人过问,也没有被他人发现,这可能真的“有一种反叛的故事,在青灯下编导、延伸了……”,那文学作品的原创归属岂不是成了千古之谜了?

里走都不会坏,还‘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’呢;现在的折叠伞怎么会弱不禁风啊?”

老徐轻轻地在年轻人的背上打了一下:“小家伙净说调皮话。”

许师傅笑着对年轻人说:“那么,我考考你:这伞面靠什么支撑?”

年轻人昂着头说:“钢条七根。伞是七角形的嘛。”

“不对,”老许将坏伞打开,说,“细细看吧,伞面一共由三十五根钢条、钢丝加一根把柄支撑。如果其中某个节点坏了,伞会瘫痪。增加折叠功能的同时增加了伞的娇气。”

许师傅将我的伞察看一番后,对我说:“你明天下午3点钟来拿伞。”我说:“你先给别人修,我在此等候吧。”

许师傅说:“你伞断了的这种型号钢丝手头没有,要带回家里修。”

年轻人说:“你那么多钢丝,找根代用不就行了。”

“不,”许师傅说,“输血必须用同一血型,伞的零件还是同一品牌好。”

这时,许师傅是蹲着的,他的“凳子”让给一位来修伞的老年女士坐了。

由支撑伞面的零件,我想到了支撑许师傅信誉的是什么……



有一些反叛的故事……

征帆



边看边聊